唇边话仙

拂 尘

□庄小红

平时,我就容易招蚊子,如果入睡前蚊子出现在房间里,哪怕只有一只,也会让我彻夜难眠。尤其是夜里的听觉容易被放大,我有时感觉自己如同置身机场,蚊子则像飞机在耳边嗡嗡轰鸣,用上耳塞也无济于事。一晚上起来好几回,台灯开开关关,最终仍是以我投降、蚊子吸饱喝足收场。偶尔一两次,我才能瞅准时机,一巴掌拍飞这些烦人的飞虫。

因此每到夏日,我都格外怀念小时候用来驱赶蚊虫的拂尘。那时卧室里摆的是老式眠床,它由四根腿柱撑着,床边有三面雕花围屏,为了防蚊,床上还要支一顶蚊帐。白天,蚊帐勾在床两边的挂钩上,看起来如同敞开的大门,趁人不注意,蚊子就会藏进卷起的蚊帐里,晚上睡觉前不将它们驱赶,肯定睡不了安稳觉。以前家里大人每次催孩子上床躺好,就会手执拂尘上下左右地挥甩,竹枝带动前端的束毛呼呼作响,很快便能将蚊子赶走。一旦听不到蚊子的嗡鸣声,就得立即把蚊帐往凉席下方塞,如此一来,眠床变成了"碉堡",蚊子飞不进来了,再在眠床外点一圈蚊香,借着氤氲袅袅,夜里肯定能睡得特别香。

长大后读了书,我才知晓拂尘在汉代就出现了,起初是除尘、驱蝇的工具,到了魏晋时期,它又被士大夫们视为风雅之物,也被称为"麈尾"。到了唐宋,拂尘则成为宫廷仪仗队的用具,此外,它还是佛教、道教的法器,有扫烦恼、拂尘缘、归本真的寓意。早年间在闽南地区,不少人家会自制"野拂尘",它使用的材料简单易得,通常是狗尾草或芦苇穗,摘一把捋顺扎紧,再绑在木棍或竹枝上,就是一样趁手的打扫工具。

过去我家常用的那把拂尘更精致一些,它是阿嬷亲手做的,用的材料是烟盒纸、塑料丝和五颜六色的玻璃丝线。听父亲说,阿嬷当时是将他以前攒的软包装烟盒纸都拿出来,再用它们顺着竹枝一圈一圈裹好,直至将竹枝包成一根花哨的"彩条"。接着,阿嬷又把一大束塑料丝梳理整齐,使之看起来如同蓬松的马尾辫,最后用玻璃丝线紧紧缠牢塑料丝,再固定到竹枝的顶端,一把漂亮、不扎手的拂尘就做好了。

好看的拂尘是孩子们眼里的"抢手货",过去回老家过暑假,一大帮孩子经常为争一把拂尘,吵得不可开交,最后还得大人出面安排这个物件的使用顺序。记得第一次拿到拂尘,我的个子还不够高,为了拿它驱赶蚊虫,我只能用手握住竹柄的下半截,接着使劲挥几下,才能让塑料丝甩动起来。

以前,家里的拂尘不只能用来驱蚊,有时还兼具"训诫"的功能。比如劳作一天的父母,回家后看见孩子们争执、吵闹,烦不胜烦,就会抄起拂尘敲打桌子,气急了还用它揍几下不听话的孩子的屁股。竹枝夹带着风呼呼地往身上"招呼",真是"鞭鞭入里,道道泛红",让人当下就疼得忍不住哇哇大叫。再后来,看了电视剧《西游记》,拂尘又成为孩子们扮演仙人的道具,一手托着竹柄,另一手捋着不存在的胡须,感觉好像自己就是仙风道骨的仙人。

如今住进高楼,眠床留在老家,那把拂尘也不知丢去哪里了,我的孩子更不曾见过这种老物件。有时夏夜打蚊子,我会忍不住和他提起拂尘的来历与用处,说着说着,又会想起阿嬷制作的那把拂尘,想起夏夜在眠床赶蚊子、一众孩童争抢物件的往事,那些记忆怎么也挥不散、拂不去,无论何时想起都清晰如昨,让人念念不忘。

百姓纪事

青果落地时

□黄屹鸿

每到盛夏时节,我的脑海里常会浮现阿嬷坐在芒果树下的模样。记忆里,她手中的小刀轻轻游走,削去薄薄的果皮,甜香味随即在空气中弥漫开,果汁顺着她布满沟壑的指缝滴落,转眼间在竹篓里溅起星星点点的琥珀色光斑。

这棵芒果树的幼苗是父亲在溪边偶然寻得的,那年新厝刚落成,它便被栽种在大门口,如同一家人埋下的期许。起初,树苗经常被顽皮的孩子折去枝条,蔫头耷脑,渐渐没了生气。父亲只得从后山砍来一些竹子,将它们插在地上围成一圈密实的栅栏,这才将树苗保护起来。日子一天天过去,芒果树抽枝长叶,交错盘桓的枝条渐渐变得粗壮,最终长成了三层楼高的模样。邻居们路过仰头看一眼,还会夸赞一句:"老黄家的芒果树,都成了咱这里的'路标'了。"

炎夏的骄阳下,芒果树撑开浓密的绿荫,为往来的人撑起一方清凉。以前每天劳作归来,家里人都喜欢坐在树下歇歇脚,年纪尚小的我也爱凑过去,听那些从十里八乡传来的奇闻轶事,仿佛跟着故事走遍了天涯。台风天,这棵树比院子里的花草更能抗风雨,好几次狂风呼啸着撕扯枝叶,它依旧倔强地挺立着,任凭枝条在风中狂舞,始终不肯低头。只是台风过境后,未成熟的青果落了一地,远远望去好像一块块破碎的翡翠,让人看了十分心疼。

三伏天过半,芒果树上的果实也黄透了,转眼间就"扑通扑通"地落在地上,引得路过的孩子们欢呼着争抢。我有时听见动静,会立马穿着拖鞋冲出门,当下惊得邻家小孩攥紧口袋,边跑边回头张望,眼神里满是对枝头硕果的留恋。不过阿公觉得光是拾地上的芒果不够过瘾,于是他找来一根油亮的竹竿,在它的一头绑上用铁丝做成的套圈,接着缝上一个绿网兜,一个简易的"摘果器"就做好了。扛着这个"神器"来到芒果树下,阿公先是抬头眯眼观察,接着举起竹竿轻轻一挑,芒果便稳稳落入网兜中,没过多久,我手里提的竹篮就装满了。若是摘的芒果太多,阿嬷会大方地将一部分送给邻居们尝鲜,见我有些舍不得,她还安慰说想吃再摘,芒果得趁新鲜才好吃。

日子在芒果树的花开花落间悄然溜走,曾经陪我摘果子的长辈也不在了。那年再举起那根竹竿,我努力学着记忆里阿公的样子"瞄准"树上的果实,可竹竿不听使唤,我一使劲,它就偏了方向,最后芒果没能掉进网兜里,反而砸在地上,瞬间溅起星星点点的甜浆。恍惚间,我好像又看见阿公站在树下,他手里的竹竿稳稳移动,一颗颗芒果很快乖乖落入网兜。回过神来,眼前只有空荡荡的网兜在风中摇晃,耳边传来隔壁阿婆的声音:"囝仔,要帮忙不?"我听了摇摇头,鼻子却不由得发酸。

后来,推土机推倒了老厝,那方庭院也不见了,我在搬家前小心翼翼地挖出老树根旁萌发的幼苗,粗大的母树难以迁移,只能留在原地等待被清理。将树苗栽种在新家的花盆里,我一心盼着它能快些长大,可惜三年过去,幼苗依旧只有巴掌高。任凭我细心照料,始终难以拥有老树那般繁茂蓬勃的长势,而我再等不到满树沉甸甸的芒果,等不到阿公阿嬷在绿荫下等候我的身影,那些被时光碾碎的年轮,最终也只能化作心底绵长的乡愁。

(CFP 图)

幸福讲义

小区的"共享菜园"

□苑广阔

火热的三伏天,植物肆意生长,我们小区的那片"共享菜园",也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起初,那只是一块闲置的空地,它静静地卧在楼栋间,一度是住户们眼里的卫生死角。直到后来被平整改造、划分地块,它才成了一道风景,如今常能看见邻居们在那里浇水、除草、施肥的身影。

(CFP 图)

我住的这个小区不大,住户大多是退休职工,一些人年少时在乡下生活,心中都藏着一份割舍不下的农耕情结。觉得小区的空地不利用起来实在浪费,有人便提议不如开辟成菜园,既能打发闲暇时光,又能吃上新鲜蔬菜。得知住户们的想法,物业工作人员主动推进,很快根据大家的意见规划场地、整理土地。就这样,一块荒地顺利变成人人可耕种的"共享菜园"。

自从有了菜园,小区的清晨和傍晚,都多了一些烟火气。不用专人督促,邻居们会自发前来打理菜地,经常能看见有人提着小水桶给菜苗浇水,或是蹲在垄间耐心除草、整理菜畦。大家分工协作、互帮互助,一边忙活农活,一边闲话家常,不时还交流各自的种植经验。谁种的菜苗长势好、哪种蔬菜适合当下播种,大家毫无保留、相互分享实用的栽种技巧。

菜地耕种时没有使用农药,全程原生态种植,长出的蔬菜天然无公害。到了收获的时节,红彤彤的小番茄、绿油油的青菜、鲜嫩的香菜次第成熟,每一口都是自然的清甜,有的人还打趣说这是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放心蔬菜了。不过比起尝到美味,更珍贵的收获是情谊,往日邻里之间大多擦肩而过、少有交集,如今借由一方菜园,大家有了更多相聚相伴的机会,生疏感慢慢消散,邻里情谊也愈发浓厚。

小小的菜园,还藏着善意与温情,如今,邻居们早已形成默契,谁家蔬菜采摘了,就细心挑出新鲜且品相最好的送给赵大哥一家。赵大哥身患疾病,常年需要卧床休养,家里经济本就不宽裕,日常开销处处都得节省。我们送去的一些新鲜菜蔬,算不上多厚重的心意,却可以省下一笔开支,帮赵大哥一家稍稍减轻负担。

送菜之余,大家每次还会多待一会儿,陪赵大哥唠唠家常,问问近况、聊聊琐事,也看看他家有没有需要搭把手的地方。琐碎的陪伴、真诚的帮扶,让冰冷的楼栋多了温度,也让陌生的邻里变成了暖心的家人。曾经出现的隔阂与小矛盾渐渐化解了,小区里处处是互帮互助、和睦友爱的氛围。

如今,这方"共享菜园"早已超越了种菜收菜的简单意义,它是邻居们眼里的劳动之地,能够让大家在耕耘中收获喜悦、丰盈闲暇。它就像一个精神家园,承载着邻里温情,凝聚着人心暖意。一畦青菜,一席烟火,一场相伴,也让老旧小区的日常,充满了鲜活的生活气息。

微观百态

夜市上的理发摊

□徐素环

城市的夜晚,是被热闹填满的,大街小巷里灯火辉煌,夜市中也是烟雾缭绕,人声鼎沸。

趁着这天下班早,我特意去离家不远的夜市逛逛。正缓步穿行在人潮中,突然看见不远处的十字路口榕树下,出现了一个理发小摊。那个摊子很简陋,一盏立式方形灯下,放着一把磨得掉了漆的深红靠把椅,对面立着一面边框陈旧的长镜子,一旁停着的不锈钢小推车上,整齐摆放着梳子、剃刀、围布和两把尺寸不同的手推剪,几张供顾客使用的小凳子也是随意摆放。在人潮涌动的夜市里,这几样工具却组成了一块静谧的小天地。

摊主是一位中年男子,他衣着朴素,此时正神情专注地为顾客理发。只见他弓着微胖的身躯,用手推剪沿着顾客的发际线剃出利落的轮廓,再打薄过厚的发顶,动作行云流水。接着他直起身,轻声询问顾客修剪的长度是否满意?听见顾客说"再剪短些",他便继续俯身调整鬓角,刀锋轻转间碎发簌簌落下。那不急不躁的状态,仿佛周遭的喧闹都与他无关。

我静静地站在一旁,目光落在这位理发师的手上,他的手背布满皱纹,仔细看,指关节还有些肿胀。随着剪刀一开一合,丝丝缕缕的头发飘然而落,没用什么洗染用品,理发师仅是通过简单的修剪,就让顾客的头发有了造型。应该是对新发型很满意,那位顾客离开时脸上还带着笑意。

夜市里叫卖声、谈笑声此起彼伏,这一个小小的理发摊,却出奇的安静。我在一旁的小凳上坐下,好奇地问:"大哥,你来这儿摆摊多长时间了?生意好吗?"身下的凳子随着我身子的扭动,发出"咯吱咯吱"的响声。听他回答最近才出来摆摊,我忍不住又问:"最近常下雨,可不好摆摊,怎么不租个铺子?"理发师收拾好工具,直起身子,先是叹了一口气,才开口说:"我附近有个小店,白天卖些杂货,听说逛夜市的人多,就想着晚上过来摆摊理发,靠手艺多挣点钱,也能补贴家用。"

说话间,又陆续有顾客来理发,当中有穿工装的小伙子,也有闲逛路过的老伯,还有一位坐着轮椅被女儿推着的阿婆。理发师一边忙着手里的活,一边招呼等待的顾客先坐一会儿。他手上的动作依然不紧不慢,那份淡定与从容,仿佛自带一股静气,让周围的喧嚣与纷杂悄然退至身外。

在夜市逛了一圈,往回走时发现那位理发师还没收摊,便决定让他帮我修剪一下过长的头发。听我提出要求,理发师点点头,麻利地拿起手推剪,先用梳子分出层次调整轮廓,再仔细修整发梢。不到二十分钟,凌乱的发丝被修理得整齐,我顿时感觉白日里积攒的烦闷与奔波的疲惫,也消散不少。

夜色渐深,理发师把工具一件一件收进袋子里,又从小推车上取出扫把和畚斗,接着弯腰清扫地上的碎发和落叶。扫把与地面摩擦发出的沙沙声,听着不刺耳,反倒让人觉得踏实又安心,像给这个热闹的夜晚轻轻画了个句号。

偶然遇见的理发小摊,让我看见了闹市之中普通人谋生的真实模样。那位理发师在喧嚣夜色里,慢剪青丝,抚平浮躁,以最从容的姿态,安稳度过平凡的烟火日常,我想这或许也是大多数人努力生活的常态。

每日佳句

真正的丰盈,不是填满每一个缝隙,而是保持松弛,学会留白。

美文热读

人生中的"断舍离"

□熊 东

人生中第一次对"断舍离"有认识,是在母亲换季整理衣物、擦拭家具的时候。当时还没有"断舍离"这个说法,母亲却每年换季都要把家里彻底整理一遍,即使忙得汗流浃背,她也乐此不疲。

过去我家不富裕,父母靠干农活赚钱养家,屋子里的旧家具是他们结婚时置办的,衣柜里的衣物棉被也不多,在我看来,隔一段时间就费时费力地进行一次大整理,实在没必要。不过母亲就喜欢在天气晴好的日子,把家里的所有东西整理收纳一遍,该洗的洗,该晒的晒,该丢的丢,该挪动的就挪动,一点不嫌烦。在我的眼里,做这些事既麻烦又浪费时间,母亲却认为无论是把过季的东西翻出来晒一晒,还是把当季的衣物放在明面上,又或是将家里的家具擦拭调整位置,都是值得花时间做的事。因为将不需要的东西舍弃掉,这个家就会变得不一样,住在里面的人也会觉得神清气爽。

起初,我不懂母亲的想法,时间一长,才渐渐琢磨出门道。的确像母亲说的,把家里整理一遍,是有不一样的感觉,比如收拾后家里的旧物件焕然一新,当季要穿的衣服拿取更方便了,那些经常蒙灰又不用的东西丢掉,可以给其他实用的物件腾出更多空间。

后来,我知道了母亲的这个做法叫作"断舍离",顾名思义,就是利用收拾家里的杂物,来整理内心的废物,让人生变得轻松快乐的方法。母亲一直生活在乡下,并不知道什么是"断舍离",她只知道家是需要整理的,摆放的物件不是越多越好,懂得取舍,屋子才能住得舒服。而我,是在后来的生活中,才逐渐认识和了解这个做法。

现在,我有了自己的家,屋里添置的东西又多又杂,收拾整理起来并不轻松。我却在不知不觉中学着母亲的样子,常在换季时整理收纳家中的东西。看着屋子被收拾整理得干净整洁时,我终于明白了母亲当年的心境,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轻松愉悦感。

原来,看似复杂又麻烦的收纳整理过程,并不只是枯燥地干活,而是由物到己重新梳理的过程。就像电脑和手机,我们需要不时更新软件、清理内存,这样使用起来才更顺畅。那些被隐藏在电脑手机里的软件、文件,看似是一种留存,但时间久了,我们忘了,甚至也不会去用去看,直到最后,电脑手机变得卡顿,反而责怪起电脑手机的问题来。

母亲喜欢的"断舍离",何尝不是一种人生智慧?能把一生过得轻松、自在,不为物所役,不为己所役,是一件多么放松开心的事。比起不停地给自己的人生加码,我想,学会适时卸重,清理心中堆积的杂念与执念,或许才能卸下一身累赘,寻回从容自在的心境。

茶余饭后

弄坏就行

小宇打算把家里的窗户拆了换新的,但是缺人手,于是想请朋友来帮忙。朋友听后连忙拒绝,解释说:"我不是专业工人,不懂得怎么拆窗户啊。"小宇不在意地说:"没事,你只要会破坏就行,把窗户弄坏了,自然就可以拆下来了。"

作品展出

甲:"我为这次画展提供了一件作品,已经挂出来了,就摆在入口处的醒目位置。"

乙:"祝贺你,作品叫什么名字?我去瞧瞧。"

甲:"提示参观者进入展厅后往左走,你可以叫它'指示牌'。"

强迫症

医生:"小伙子,你的强迫症有点严重,必须进行药物治疗,一个疗程是299元。"

病人:"能不能收300元?差1块钱,我看了心里难受。"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